



韩国各界民众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图：首尔广场前草坪上，韩国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图：模拟酷刑演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日，韩国市民团体、“司法改革泛国民联盟”常任代表郑求辰先生等数位人权运动家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首尔广场举行联合

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四年的残酷迫害。当天，活动现场通过模拟酷刑演示，曝光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并用短剧形式展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场景，揭露出中共的暴政与邪恶。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在两处活动现场展开了反对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签名活动。观看的首尔市民

们震惊了，对中共的残暴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人们踊跃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韩国主流媒体《联合新闻》等对当天的活动予以多篇详细报导。◇

面对迫害 姐妹俩的经历与选择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一九九八年移民加拿大，现居住多伦多的张天啸，有一个比自己小两岁半的妹妹张云鹤，姐妹俩感情很好。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云鹤一家无辜惨遭迫害，家破人亡。在悲痛和震惊中，天啸认真去了解法轮功和这场迫害的根由，明悟善恶正邪的她从此走上了修炼和反迫害之路。

品学兼优

“妹妹云鹤生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她小时候妈妈奶不足，她靠喝玉米糊长大的，特别瘦小，身体一直不好。可是自从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她就象换了一个人，脸色白里透红，身体健康”天啸说。

云鹤毕业于青岛大学会计专业。她入学八个月即参加全国英语四级统考，成绩优秀；大学二年级一开学就通过了英语六级的统考。

这样的成绩，在青岛大学，还是首例。

云鹤后来担任青岛德国独资德瑞皮化公司的主管会计，业务量非常大。云鹤所作账目非常清楚，深受香港总部的赞赏，每年都给她加薪百分之三十。

云鹤的丈夫邹松涛，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一九九六年考入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物专业，攻读研究生，一九九九年七月获海洋生物硕士学位，学业优秀。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迫害后，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邹松涛就被非法拘留了多天。十月二十二日，邹松涛为法轮功鸣冤而进京上访，十一月初邹松涛即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十二月初以“取保候审”放回。这以后，邹松涛数次被非法关押，曾被青岛市台西派出所所长巩国全铐在铁椅子上，用鞋底抽打头面部，致



图：张天啸（左）与妹妹张云鹤（右）

使头部肿大几乎一倍，面目全非，血流如注，昏迷过去二十多分钟。

家破人亡

二零零零年七月邹松涛被诱至青岛市公安局，随即被劳教，关押在青岛市劳教所。九月底被突然转送至原位于淄博王村的山东省第二劳教所（现已搬迁至济南章丘官庄乡）。

自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第二劳教所一直大量非

法关押着来自山东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与人间地狱，至今已有几千人在此遭到身心摧残。山东第二劳教所因此而恶名昭著。

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恶警扬言“劳教所里死个人算不了什么”，劳教所八大队原大队长郑万新让恶警对学员采取极端迫害手段。二零零零年十月被绑架入所的法轮功学员凡不写保证书的一律拉出去电击，并辅以其它手段虐待。（转下页）



图：邹松涛和张云鹤夫妇的结婚照

（转下页）气氛非常恐怖。邹松涛等法轮功学员每人都被关在禁闭室，扒去衣服，十多个恶警每人一根十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当他们被折磨得禁不住叫出声来时，恶警就将电棍直接插入他们的喉咙电击，造成吐血或窒息，他们被这样的酷刑折磨一天数次。

由于大多数法轮功学员拒绝写放弃修炼的所谓“悔过书”、“决裂书”，恶警队长郑万新决定找个“硬茬”整一下，便在大会上不指名地点了邹松涛，并亲自找他谈话，强迫他写“悔过书”、“决裂书”，并说“今后不写悔过书、决裂书的就是死路一条”。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日，郑万新要找邹松涛单独谈话，两个小时后，噩耗传来，邹松涛已含冤离开人世，时年仅二十八岁。劳教所为掩盖事实，于十一月四日将邹松涛的遗体在淄博张店匆匆火化，还威胁家属不得透露消息。

劳教所甚至企图阻止云鹤去劳教所，云鹤执意前往后，劳教所派了几个人跟着她，走到哪，跟到哪。劳教所拒绝提供邹松涛的遗体鉴定和法医鉴定，家属也不允许看邹松涛生前的住处，家属不许接触和邹松涛一起被关押的人。在未经云鹤同意的情况下，劳教所强行将邹松涛遗体在本地火

化。家属们回到青岛后，警察命令他们不得在家中大声哭泣，以免让邻居听见。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度，冤屈的百姓是如此的无助。

云鹤在怀念松涛的文章中写道：“知音难求，哪怕只有短短的两年，胜似千年。我需要你，松涛！你是公认的大好人，大善人，从不伤害任何人，怎么就这么走了？七月份劳教前十几天，是我们在人世间最后共同度过的日子。记得七月十八日下午，你骑摩托车到公司接我下班，依稀还记得你那天穿得特别地整齐干净，雪白的衬衣，那条米色的棉布长裤，憨厚老实的你，远远地就冲我笑……二十二日凌晨你被抓了。我一直盼望着你能重获自由回家来。孩子出生时，你在监狱中忍受拷打，我还等你给孩子过一周岁生日啊，可现在你却再也不能了，这是怎样的生活啊！一年中饱尝了生离，现在又是死别！我怎么也不相信，一个鲜活的，红润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具尸体！你的面容，好象睡着了，火化时穿的那么简朴，一张薄毯子裹了裹，他们就急着把你抬走了！松涛，你终于解脱了！你再也不被跟踪，被窃听，被传讯，被非法拘禁，被拘留，被打骂，被劳教，你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我是多么不舍得你走！”

失怙幼女

加拿大的天啸有一对儿女，有时看着孩子对自己的那种依恋之情，一股酸楚涌上心头。在那一刻，她想到了融融——她的外甥女，妹妹云鹤的女儿。融融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妈妈、爸爸、外婆。三岁的孩子已经经历了几次生离死别。

融融九九年十一月出

生时，她的爸爸不在跟前。一直到爸爸被迫害致死，融融和爸爸相守的日子加起来也没有半年。爸爸去世的时候，融融才十一个月。

张云鹤为讲明真相曾于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被抓，二零零二年二月在青岛再度被非法抓捕。她被关押在青岛市大山看守所至少半年时间，此后音讯全无。二零零六年苏家屯集中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曝光，张云鹤的处境更加令人担忧。

张云鹤的母亲毕务彩是青岛大学副教授，二零零零年初患了癌症，当得知女婿邹松涛死讯后，她悲痛欲绝，从此拒绝任何治疗，她对自己的丈夫张庆发教授说：松涛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毕务彩睁着眼走了。张庆发在悼词中写道：“意冷摩摩沧桑脸，心寒吻吻小乖乖。临终床前无一字，披麻惟一小婴孩。”爸爸、妈妈、外婆，融融身边接连失去了三个最爱她的人。思念亲人时，三岁的孩子会垫着凳子，趴在桌子上去亲一亲爸爸的骨灰盒。天真地告诉别人：她的爸爸在天上。有时她会问：“我张云鹤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妈妈！”融融现在已经十三岁，不得不由亲戚抚养。

走入大法

在天啸未修炼法轮功前，她对松涛的一些行为很不理解。天啸曾经无数次在电话中劝说他，有时也向他发火，希望他放弃修炼。天啸迁怒于他时，松涛总是静静地听着，并不怪姐姐。

由于天啸那时在海外怀

孕、分娩和哺乳，家里发生的悲剧一直对她保密。“二零零一年三月，我的女儿囡囡已经三个月大了。一天，父亲在电话中突然哭了，他说：松涛被迫害死了。”天啸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她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天啸突然间很想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为此，天啸认真完整地阅读了《转法轮》和所有相关著作，从头到尾看了明慧网的文章，又走访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天啸明白了真与假，好与坏。中共对法轮功的诽谤那么不堪一击，这迫害那么灭绝人性，这大法又如此至纯至善，浩瀚精深，难怪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不惜用生命去维护他。天啸为自己当初错怪了松涛而忏悔落泪。

天啸理解了松涛，“我也要修炼，我也要做一个法轮功学员。我站出来了！为了松涛，我要站出来揭露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制造的这场旷世奇冤；也为了融融，我要为她找回母爱。”

天啸说，“我妹妹一家的遭遇还仅仅是千万个受迫害法轮功家庭的一例，是中共邪党几十年来不断践踏良知、迫害善良无辜的缩影。希望更多的正义之士能够站出来，让世界认清中共的邪恶和罪恶，都来积极抵制中共的迫害。”

张天啸坚信，当越来越多的的人们明白了真相的时候，破晓的阳光就将冲破黑暗。◇

